

第一推荐



年节记忆



□刘良娟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；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又是一年春来到，大红的春联贴起来。贴春联这一习俗起源于宋代，盛行于明代，几百年来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但贴春联这一习俗却源远流长，久盛不衰。

每逢春节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，家家户户都要选一副春联贴在门上，图个红红火火，也是对未来生活的祝愿。记得小时候我家的春联都是父亲写的，每年腊月二十九，父亲都会拿出提前买好的大红纸，裁出四块大的斗方，写上“天增岁月人增寿”“春满乾坤福满门”等祝福的话语，贴在院门和屋门上，当时我年纪小，这些活都是父亲和哥哥干。除了这些，父亲还会裁一些细长的窄条，上面写上“抬头见喜”“瓮底生泉”“面白如雪”“锦衣满箱”等四字联，通常由我负责贴。这些春联虽小，同样饱含着全家人的期盼。

当我蹦蹦跳跳把这些四字联一一贴在相应的位置，父亲就会竖起大拇指夸奖我，我常常会仰起小脸，天真地问：“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天天喝甜水（深井水）？天天吃白面，穿新衣？”每当这时，父亲总会望着窗外，

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会的，一定会的！”

那时候，农村吃水困难，虽然村里有一口深井，但在村子最北边，我家住在南坡上，距离远，路不平，而且一担水需要付两分钱，两分钱在当时就是一包火柴、半斤盐呐！因此，父亲在院子里打了一口浅井，用来收集雨水，供一家八口人和两头牛吃水，虽然雨水有点涩，却省钱省力气。只有在过年时，父亲会花一整天的功夫，排着长队，担着水桶，吱吱呀呀地穿村过巷，上坡迈坎，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，右肩换到左肩，来来回回跑六趟，才能蓄满一瓮水。一天下来，大冷的天，父亲头上却冒着热气。

当时，粮食也是相当匮乏，平时吃的是粗粮，玉米面或高粱面。只有过年时才会蒸少量的白面馒头和枣花馍。当那白胖胖的馒头熟了，冒着热气，散着甜香，我们姐妹几个便围在笼屉边，咽着口水，看着母亲拿着裹了一层棉花的火柴棒，蘸上胭脂在每个馒头上点个红点。点上红点的馒头白里透红，越发诱人，却是不能随便吃的，须先用米来招待客敬长辈，走亲访友串门子，完成了所有任务以后，才能轮到咱们吃。

“新年到，没新衣，打开箱子心酸的，来到院里，想哭泣。”这是儿时我们经常念叨的一首童谣，也是那时生

活的真实写照。记忆中，上小学时，我虽然是个女孩子，过年穿的大多是蓝棉袄，因为我是老三，我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，一件衣服，往往是老大穿新，老二穿旧，缝缝补补老三穿。

我穿的第一件红棉袄是在升入初中后。改革开放初期，距离我们村十几公里的翟店镇兴起了服装批发生意。这些服装裁剪好以后，由周边农村的妇女在自己家里用缝纫机加工完成，一件付给五角钱至一元钱的加工费。那年冬天，忙完家里的所有农活后，母亲也加入了加工服装的大军，每天由父亲用自行车将待加工的服装驮回家，母亲便在“哒哒哒”的缝纫机声里完成着一件件服装的加工。一大包衣服全部合成后，再由父亲送出去，一天下来，挣得不足十元钱的加工费。一个冬天，父亲每天顶着严寒，冒着风雪，奔忙在往返的路上，母亲起早贪黑，多少个灯下苦熬，为我们姐妹挣来了过年的新棉袄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今天的农村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水龙头安装了铜台边，白面馒头餐餐有，蔬菜水果花样多，时髦的衣服挂满橱，虽然现在生活富裕了，但以前的苦日子还须牢记心间，常常忆起，会让我们更懂得感恩，更珍惜眼前。



▲牛年好收田 潘秋爱 作

视野

新年做“新人”

□陈中奇

快到新年了，穿新衣戴新帽，愿自己也做个“新人”。

生活中常见到一类人，永远充满阳光和活力，总有新鲜的故事和独到的见解，他们脚底像踩着弹簧，眼睛放着亮光，时刻一副精力旺盛、有趣有劲的状态。这正是新年新人该有的样子。

多锻炼，做个身体的新人。抽点时间坚持运动，当每个细胞在运动中张嘴呼吸，血液在血管里涌动澎湃，心脏和肌肉一起跳动的时候，相信新陈代谢的生物法则很快会让你“旧貌换新颜”。有人说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，我希望每天都有一个新鲜的自己。

多阅读，做个思想的新人。阅读是思想做运动，换血交流，推陈出新。读一本好书，如交一个挚友，让人心情激荡之余，心向往之，见贤思齐。社会日新月异，太多的新东西需要观摩、学习和思考。向一切的人学习，用一切的时间学习。在广袤时空之间，自我比一滴水、一粒沙、一颗浮尘还渺小。永远不要放弃包容开放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状态，保持好奇和好胜心，是做思想新人不可或缺的条件。

多交流，做个行动的新人。只想不干，懒汉习惯；只说不干，嘴皮要烂。闭门造车，自我封闭，就是拒绝进步。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会有变笨的一天，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深交一些有经验、有思想、有远见的高人，哪怕一两位都好，不惧风雨同路，最怕南辕北辙。与人交往，才能知路径，才能明得失，自以为是的孤胆英雄往往会成为现实中的末日莽汉。

闲言絮语

假期

□林燕妮

假期最令人感到开心的是不用上班。假期最令人放心之处是放完假后马上有班可上。

别埋怨假期有限期，如果没有有限期的话，便等于永久放假，永久放假等于游手好闲，亦等于不是放假。

假期不一定要有什么节目，足不出户，放松身心已是很值得。假期犹如起伏乐章中的休止符，休止符能令乐曲的韵律听上去更加美妙，假期也令我们工作的韵律更加舒畅。

有时我们需要的只是肉体上的假期，久积疲累，只想无所事事，好好地睡上几天。有时我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假期，用脑过度，只愿什么也不想，只做不用动脑筋的事，好好地玩个痛快。有时假期是脑筋加班，平日太多问题没空细心地去想，太多烦恼没时间去分析清楚，在不用工作的日子里，我们可以集中精神把事情想个通透。

我们都需要把日常工作放下几天，想想自己应走的路，想想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什么应该多点点，什么应该少做点。不要以为，不停地工作便一定会做得对。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停地做，便做错了很多事，白花了很多气力。我们都要停下来想一想，一天也好，半天也好，我们都需要一些生活中的休止符。

人生在世

最是难忘家乡年

□卫平

老家的年总是在父亲摆开“架式”，帮左邻右舍写春联中慢慢走向高潮的。

进入腊月，父亲便早早准备好上好的墨汁、毛笔，放好案几，铺好毛毡，笑脸相迎上门求字的客人。只见他稍作思忖，调墨、折纸、拟联、挥毫，霎时大红纸上便落下点点笔墨，他的一手行草，龙飞凤舞，行云流水，颇具神采。那时，父亲总是提前泡好浓茶，迎接街坊邻居，满足他们的要求。除了大门、正厅、厢房等处的三五副楹联外，连裁下的小纸片、纸条也物尽其用，用行草写下大号的“福”字斗方，小楷写下“气象万千”字样的小条幅。除夕当天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贴对联、挂灯笼、拉彩条，附近街巷尽是老爸遒劲的大字，听着路人的品评点赞，我的心里总是莫名地产生一丝激动。

那时过了小年，就要开始大扫除了。早饭吃毕，趁着阳光明媚，爸妈便裹上罩衣、扎上头巾，把家里的锅碗瓢盆、桌椅箱柜一一搬到院子里，把炕上的褥子、被子统统拖到院子里，并搭在铁丝上晾晒，猛一通敲打，弹去上面的尘垢。每到这时，便是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，把头钻进晾晒的被子里，穿迷宫般来回快速通过，有过隧道般的感受，这自然免不了招来大人几声笑骂，做个鬼脸便又嘻嘻哈哈地在敲盆打碗中寻找乐子了。掏炕灰、捅烟囱、糊炉子是男人们的专利，扒开炕上的烟道盖板，挖出积了一年的烟灰，疏通烟道，以使排烟通畅、炉火旺盛。这时，小屁孩便趁人不注意在炉内抓一把灰，给哥哥姐姐们抹上一个大花脸，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我，因为这没少挨姐姐的“三踢脚”，有时会觑着脸做哭泣状，但心里在偷着乐呢！

扳着指头，数着日子，转眼便到

了腊月二十七、二十八，年食准备的重头戏便拉开了大幕，年味也愈加浓厚。老家有个习俗，这两天要蒸枣花馍，炸麻花，准备好足够一个春节所需的食物，以备祭献所用、待客之需。蒸枣花馍是老妈的强项，前一天晚上要在大盆里发一二十斤面，淘洗十几斤上好的红枣，以制作各种花馍和枣糕。

在蒸汽弥漫中，一锅锅形似猪、羊、鱼、虎、兔、石榴、莲花的花馍粉墨登场了，老妈极尽所能地拿面团展现她的“才艺”。花馍以制作枣糕为最，一个枣糕由三层饼夹两层枣层叠相间制成，枣糕有各种尺寸，于大年初一似金字塔般从大到小层层摆起来，最顶部冠以佛手样花馍，摆放在庭院当中，以祈六畜兴旺、财源广进、福寿安康。从枣糕尺寸、高度、成色等，也可判断这家家境是否殷实、主人是否勤劳等。第二天，到了油炸麻花、豆腐、丸子、酥肉、红薯等，就轮老爸赤膊上阵了，守油锅是他的专利。老妈将面团擀片，切成条形，对折起来，拿筷子当中一压，四周切角，码放案几备用。待锅中油温升起后，老爸双手捏住面饼两端顺势一拧成麻花状，投入油锅炸煮，面饼在高温下瞬间舒展，待到周身金黄，即出锅。老家的炸麻花跟晋南的搓麻花不同，周身张牙舞爪的，干巴酥脆，且耐储存，是家家户户春节招待宾客的上佳食品。小时候过年最喜欢的事就是趴在炕头，看爸妈挽起袖子蒸花馍、炸麻花。炕上笑声飞扬，灶上热气腾腾，蒸花馍、炸麻花成了儿时最温馨的回忆。

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在千呼万唤中，年终于缓缓地来了。除夕之夜零时一到，大地瞬间沸腾起来，远处近处爆竹声此起彼伏，烟花漫天绽放，勤劳的人们开始开门敞户、抢在第一时间迎接神灵，小孩们则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跑前忙后点烟花、放鞭炮。等喧闹渐渐平息，大家则

早没了睡意，守岁，直到天蒙蒙亮，全家人围坐一起开始津津有味吃年夜饭、谈收成、话前景。饭毕，姑娘小伙、大人小孩换上新衣、穿上新鞋，在神位前磕头上香后，便兴冲冲地出门会友，并结伴走家串户拜大年。老友相见莫不是热情相拥、勾肩搭背、戏谑调侃，好不热闹。小时候大家在一起侃的是大人多么神通广大、老师多么严厉可畏，长大一些聊的是谁的学业多么长进、哪个女生多么漂亮，再大一些谈的是谁谁嫁了、哪家儿子生活多么幸福等。小时候，走门串户的隊伍很长；长大后，结伴的隊伍变得越来越短，大伙都在五湖四海各自为事业、为生活奔波，相见时难别亦难。父亲在世时，不管天寒地冻、风霜雨雪，除夕当天我总要携妻带子赶回村里过年。父亲走后，把老妈接到身边生活，不再回老家过年，也因此缺席了初一走家串户的隊伍，倍加怀念那些与发小们相聚相拥的快乐时光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便是雷打不动的走亲戚行程安排，每年春节姑、舅、姐姐都要挨个走遍，所到之处饺子管饱，肉食尽享，红包照收，大快朵颐，一个春节下来面色红润，神采飞扬。过年这几天充分满足了一个吃货对食物的欲望。老家的年，直到正月二十，摊了卷卷，点了油灯，才算过完。这时大地逐渐解冻，万物开始复苏，家乡的人们又开始投入到忙碌了春耕之中。在外的游子也调整好心情，投入到充满希望的一年拼搏奋斗之中。

最是难忘家乡年。如今随着物质的丰富、网络的发达，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足不出户了，年味也越来越淡了，但我觉得淡的是形式、是氛围，浓的却是亲情、友情。老家的年，好似一杯浓得化不开的老酒，耐人寻味，她已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，留驻在我的生命中。